北燕山石十
北燕君傳

熱河日記卷二十

口外異聞

盤羊

盤羊鹿身細尾兩角盤背上有蹙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狀若騾羣行暑天壓露相團角上生草或曰麢羊或曰羱羊說文麢大羊而細角陸佃埤雅羱羊似吳羊而大今萬壽節蒙古來獻皇帝以供班禪

彩鷂蝴蝶

康熙四十年帝避暑口外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鷂一架青翅蝴蝶一隻鷂能擒[illegible]蝶能捕鳥見王貽上香

祖筆記

高麗珠

中國人寶東珠以爲高麗珠色淡白如轆轤今帽前簷端嵌安一箇以表南北東珠八分以上爲寶皇帝有東珠七錢重爲鎮壓魘寶皇后東珠六錢四分重形如白茄子乾隆三十年皇后失東珠四后讒皇后搜得東珠鑾儀衛卒家后遂幽廢之冷宮貴州按察使奇豐額帽簷東珠色殊不雅奇言珠六分七釐價銀四十兩余言珠非土產或有食蛤得之牙頰間謂之陸珠瑣細不足珍婦女簪珥所粧皆倭珠有虹光可寶奇按察笑曰否也這是蠣房磨圓非珠也所寶

東珠者無貝氣自有天然寶光此言殊有理然吾未知東珠產於何處而誰能採之而遍於天下乎

崇禎相臣

崇禎十七年間相臣拜罷五十人邊師少失廷旨輒傳首九邊當時師律之嚴歷代所罕而亦無補於勝敗存亡之數

伊桑阿舒赫德

康熈時相業文章學問皆推伊桑阿滿洲人康熈戊辰以禮部尚書大拜在相位十五年卒年八十六謚文端六十三撰歐陽乞休章三十上彌出彌懇得請近世相業之盛舒赫德為首舒亦滿洲人也處相府

四十餘年去歲卒年八十八時人比之文潞公

王振墓

去年乃乾隆己亥得王振墓於西山剖其棺數其罪而磔之并掘其黨與二十餘塚皆斬之按 明史駕至土木振輜重千餘兩敵四面追之一時從官及兵將皆沒振安得獨脫且當時族誅振家歐殺馬順長磔振侄王山於市則其黨與安得有墓 天順既復位復振官爵立祠祀之然則振之有墓亦無足怪也

○曹操水葬

乾隆戊辰漁於漳河泅水者腰斷浮水帝發卒數萬塹河旁別疏之視河中萬弩俱張其下有塚遂掘得

其棺銀海金鳧具帝者冕服乃曹操屍也帝親至關
廟昭烈像前踞其屍而斬之此舉洗但雪千古神人
之憤快破七十二塚之疑

魏忠賢

崇禎初謫魏忠賢于鳳陽籍其家忠賢擁徒衆 上
震怒命逮忠賢知不免自縊死磔忠賢屍於河間然
則忠賢安得有墓康熙中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疏
言皇上前歲南巡命修岳飛之墓賜題于謙之碑誠
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壯山河故表而揚之風示
天下臣奉命巡視西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至香山
碧雲寺ゝ後峻宇繚墻覆壓數里鬱蔥綿亘金碧輝

映乃故明逆璫魏忠賢之墓也墓上有二穹碑屹然
並立合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
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
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賢之墓畿輔近地尚留此穢
惡之蹟僭越之制何以儆大憝昭公法哉況當奉旨
纂修明史凡明季被禍忠良諸臣無不立傳光天化
日之下豈容奸孽餘黨膽大潑天目無三尺仰祈天
威勅地方有司仆碑剗墓奉旨交與該城官員仆毀
剗平由是觀之王振亦應有墓余茲并錄之以見明
季尚法之嚴而紀綱之不立有如此者

○楊貴妃祠

清之立國專以表賢癉惡之典服天下心而薊州盤山有安祿山廟董卓曹操吳元濟黃巢輩往〻有廟而何不所在毀撤是未可曉也口外路傍有楊貴妃祠并塑祿山馬頭輩入見之貴妃像妖艶如生而祿山像胖大皓然露腹備極醜態云不毀此淫祠者所以鑑戒後人歟

稚史

稚史一卷不知何人所著記　明室亂亡之由以寓悲憤且載客氏及敘熊廷弼事頗多異聞又咎萬曆自救朝鮮府庫空虛人民流離而在朝之臣罔知所措手有一妄人言採礦于時相遂欣然行之民益大

因皆化爲盜賊以至於亡言多悲切與正使讀之不覺涕零第緣行忙未之謄此係禁書只此謄存云

麋角解

惟天子可以議禮今皇帝改月令可徵焉余燕巖草堂嘗有蒼鹿來飲前澗頭如紡車欲詳觀其毛角徐往臨觀鹿大驚超去竟未得詳今出長城外日閱貢獻鹿羣大者如騾小者如驢及還入塞坐一藥舖見鹿角扶疏長皆四五尺充溢棟宇皆稱鹿茸余曰此皆麋茸願得鹿茸舖主人大笑曰豈不聞麋鹿之大者乎鹿之大者爲麋則麋之小者爲鹿爾角豈有異也哉余曰夏至鹿角解在易爲姤一陰生爲補陰之

劑冬至麋角解在易為復一陽生為補陽之劑功用顯殊鋪主曰足下未見時憲書耶已改月令矣萬歲爺嘗有疑麋鹿之茸令天下凡文字之持鹿傷而有角者皆生致之養之海子中區而別之不相亂倫及夏至麋與鹿皆同時解角冬至解角者麈亦遂改十一月令麋角解曰麈角解由此觀之我國関北所出鹿茸未必是鹿茸而國中鹿茸日貴可勝歎哉余曰麈形如何鋪主曰未曾見或曰前鹿後馬大約改月令非天子之威勢無以服于天下故曰惟天子可以議禮

荷蘭鹿

舖主又道鹿亦有至小自視其拳曰不過如許署見

荷蘭貢鹿一隻蒼質雪斑

砟荅

余問舖中藥料希奇俱全否舖主曰無論草木金石指名要看輒敢奉正余曰希奇珍品偶未思名舖主指東壁下紅漆櫝子曰這裡砟荅一枚真是希奇難得之料余問砟荅何物舖主笑而起曰第不妨觀看開櫝出一圓石大如栽弁毬子形似鵝卵余曰此水磨石也何相戲耶舖主曰何敢故慢無禮這是駞卵能治難名奇疾

入定僧

長城外白雲墖石龕中有遼時入定僧肉身至今不壞微溫柔澤但瞑目無氣息

別單

北京畀流解字者甚鮮所謂筆帖式序班多是南方窶人子顔貌憔悴炎削無一厖厚者雖有稟食極為涼薄萬里覊旅生理蕭條艱難貧窘之狀達於面目使行時書冊筆墨賣買皆序班輩主張居間為駔儈以食剩利且譯輩欲得此中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輩大為謊說其言務為新奇皆恠恠圖測以賺譯輩剩銀時政則隱沒善績粧撰粃政天灾時变人妖物恠集歴代所無之事至於荒徼侵叛百姓愁怨極

一時騷搖之狀有若危亡之禍廹在朝夕張皇列錄
以授譯單譯單以呈使臣則書狀揀擇玄(?)就作爲聞
見事件別單書　啓其不識若此告　君之事何等
謹嚴而豈可浪費銀貨買得虛荒孟浪之説以爲反
命之資耶使价頻繁百年如此所可慮者此等文書
不幸閪失遺落彼中其爲患害當復如何雖以今番
熱河往來言之事皆目擊雖最爲實錄然先來狀
啓附奏一二事件不無忌諱則渡江之前無非飮氷
之日也愚意彼中消息無論虛實附　奏先來者皆
以謄書狀　啓到政院翻謄上達爲好耳

籐汁膠石

王三賓言滇黔中有續石籐名羊桃籐取汁膠石山中架空造梁雖數十丈聯續不斷如糊紙膠板然黔人呼黏石膠云其言殊極荒唐姑録之以資他考

照羅赤

蒙古譯言必闍赤者書生也八合識者師傅也我國内三廳下隸號照羅赤此當因襲高麗之舊麗世多習畏兀語照羅赤者必蒙語也

元史天子名

看元史自天子號名殊不類常恨艱讀口外有一廢刹元舊也斷碑有歷叙元諸帝功德有曰成吉士者太祖也窩闊台者太宗也薛禪者世宗也完澤者成

宗也曲律者武宗也普顏篤者仁宗也格堅者英宗
也忽都篤者明宗也亦憐真班中宗也

蠻語

蛮語愛莫離者華語有宿緣也落勿渾者華語沒廉
恥也曳落河者滿語壯士也

○麗音離東頭登切

驛卒刷驅軍所學漢語皆訛謷渠軍語渠軍不覺而
恒用也臭之甚穢曰高麗臭謂高麗人不沐浴足臭
可惡也有失物曰東叓謂東叓偷去也麗音離東頭
等切我人殊不識此聞臭之不善者則稱高麗臭魋
人偷物則稱某也東叓東叓遂為偷物之號可勝歎

哉

丙午乙卯元朝日食

皇帝卽位之日叩頭香案以謝天夢上帝賜帝百齡帝復詣香案前叩頭謝天曰願以來乙卯歲傳位俾御極之年少皇祖一歲至今年欽天監奏後六年丙午歲元朝當日食後十年乙卯元朝當日食皇帝度計言乙卯年若禪位則新天子元年適當日食元朝朝賀因此當停是若宋高宗以禪位爲名而其實不敵當金人也若又挨過乙卯則是御極之年反多于皇祖二歲以是不安云此說極妖妄必非皇帝之言也自古帝王御宇既久則四方爭獻符瑞羣下希旨

飾慶不急嫡證之事而豈若今日預占未來之日食進退其禪位之年歲耶此必海內姦佞之徒借聖人九齡之夢以文皇帝鍾漏之嬉耳

六廳

熱河太學大成門外東闢坎置乾隆四十三年上諭曰京畿東北四百里熱河地方在古北口以北即禹貢冀州邊末而虞及殷周幽州之境也秦漢以來未入版圖元魏時建安營二州唐有營州都督府然不過僑置治所於內地遼金及元始鄉其名而故地旋荒明棄大寧視為別域向者曾設承德州今宜陞為府即以同知改設而其餘六廳如喀喇河屯廳改為

滦平縣四旗改為豐寧縣八溝廳其地較廣改為平
泉州烏蘭哈達廳改為赤峰縣塔子溝廳改為建昌
縣三座塔廳改為朝陽縣并屬承德府統轄云云

○三學士成仁之日

彌串僉使張超日記吳學士達濟尹學士集以丁丑
四月十九日被害云故兩家據日記以十九日祭之
丁丑乃　皇明崇禎十年而兩學士遇害於清人之
在瀋陽時也洪學士翼漢不載日記則不詳其成仁
之日的在何辰故亦從兩學士祭以十九日今覽清
太宗文皇帝實錄　　特書崇德二年三月甲辰殺
朝鮮臣洪翼漢等以正敗盟搆兵倡議袒明之罪崇

德乃清太宗年號丙三月甲辰考之日干為初六日以所謂葉字觀之吳尹兩學士之遇害亦當同是三月初六日也

當今名士

當今海內名士梁國治彭元瑞紀勻號曉嵐吳聖欽戴衢亨其兄心亨俱吳人祝德麟李調元并蜀綿州人余有戴心亨所書柱聯一對（閒帙羣言守其雅 撫琴六氣為之清）

明璉子封王

仁廟甲子龜城府使韓明璉與平安兵使李适同叛擧兵犯 闕兵敗走皆擒誅明璉二子潤瀾雪上倒着迯鞋亡入建州為將其後十三年從清太宗東來

云此出當時傳説其真偽未可知今覧清太宗實録
果言朝鮮將韓明璉為其下所殺其子潤義來降封
義怡親王瀾似改名為義昭代叢書中謚號録當載
其名没當攷吁我　朝立國四百年来不無亡逆之
誅殛而未有如两賊之舉兵犯　闕者其亡醜遺孽
投虜為將借兵猖獗至於此極當時建州為逋逃之
淵藪而豈想平日邊門之不嚴沿江守禦之踈虞強
隣憑陵而其用事將卒之姓名不識誰某則何况其
材勇謀猷之所出乎如此而徒欲以空談摧大敵隻
手扶大義嗚呼難矣哉

古児馬紅

古兒馬紅者義州官奴鄭命壽也姜功烈者都元帥
姜弘立也皆改名投虜命壽最凶惡陵虐其父母之
邦無所不至鄭雷卿不勝忿欲刺殺命壽與其
院吏姜孝先謀乃使人告命壽諸奸利事于清人清
人斬上書者而鄭雷卿姜孝先坐死使命壽監刑極
其慘酷後清人亦覺命壽稔惡於本國遂斬之姜弘
立光海時為都元帥深河之役降於虜及 仁祖改
玉閉其家誅夷大怒引虜兵至平山 朝廷不得已
送弘立家屬于軍前其叔父縉責弘立弘立大慙既
而滿州知弘立詐遂講和而去留置弘立聽本國調
度 朝廷畏滿洲強未敢顯誅弘立出居其楊花渡

江亭無面目以見國人不出房闥但聞長吁聲後五六年其家人縊殺之

○東醫寶鑑

我東書籍之入梓於中國者甚罕獨東醫寶鑑二十卷盛行板本精妙我國醫方未廣鄉藥不真我 宣祖大王命太醫許浚與儒醫鄭碏北窓及醫官楊禮壽金應鐸李命源鄭禮男等設局撰集出内府醫方五百卷以資考據書始於 宣廟丙申而成於光海三年庚戌實萬曆三十八年也其所刊弁卷之文頗踈暢東醫寶鑑者乃明時朝鮮陽平君許浚所撰也按朝鮮俗素知文字喜讀書許又世族萬曆間篈筬筠

兄弟三人俱以文鳴女弟景樊才名復出厥兄之右九邊諸國最為傑出者也其言東醫者何國在東故醫言東也昔李東垣著十書以北醫而行於江浙朱丹溪著心法以南醫而顯于關中今陽平君僻介外藩乃能著書行於華夏言期足傳不以地限也言寶鑑者何日光穿漏宿陰解駁分肥劈朕使人開卷瞭然光明以鑑也昔羅益之著衛生瑶鑑龔信著古今醫鑑皆以鑑名不嫌夸也竊嘗論之人惟五臟病止七情其間稟受有偏全漸染有淺深證変有通塞兩候脉動有浮中沉三部諦而察之如晦斯劉莫可越也如燎斯晣莫可蔽也知大黄可以蕩滯而不知其

寒中　附子可以補虛而不知其遺毒罔攸濟矣
足以至人治病於未起之前不治於既成之後病既
成而始治策斯下矣而復委決於庸醫豈有瘳哉甚
而懷私利者以無疾人為功初從事者至於貴人為
學大易勿藥之占南人無恒之戒若早為此輩發覆
也扁鵲有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然
自軒岐以後代有名醫迄今著述之繁幾於汗牛充
棟不患其少矣而術有驗有不驗豈古人各以所見
為說斁擇不精者語不詳執於一者賊乎道欲療人
之病而不療人之心欲療人之心而不通人之意故
也今觀是編先之以內景泝其源也次之以外形疏

其委也次之以雜病辨其證也終之以湯灸定其方也中所援引自天元玉冊以暨醫方集略計八十餘種率吾中土之書其東國所撰者不過三種而已循古人之成法而能神而明之補缺憾於兩間播迎陽於四大業已上獻闕廷見推國手矣顧書藏秘閣世罕得窺前藩使山左王公建節臨粵憫時醫多誤專人赴都鈔録未及梓行隨以事去順德明經左君翰文予摠角交也慨然思寰版廣其傳約費三百餘緡略無吝色蓋心則濟人利物之心事則調陽燮陰之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左君之仁大矣刻成屬予為序遂喜而書其端時乾隆三十一年歲在丙戌

蘭秋上浣原任湖南邵陽醴陵興寧桂陽縣事克庚午壬申癸酉丙子四科湖廣鄉試同考官番禺淩魚撰余家無善本每有憂病則四借隣閈今覧此本甚欲買取而難辦五兩文銀齎悵而歸乃謄其淩魚所撰序文以資後攷

深衣

我國深衣之必以麻布而不以綿布者非也織麻則當曰麻布織苧則當曰苧布織綿則當曰綿布乃方言訓布為保(補外反)讀布曰保布獨織麻之家專名為布由是而麻布之市曰布廛苧布之市曰苧布廛至於綿布則無以區別方言綿花曰木花遂名織綿曰

木殊不知綿布者乃大布也不名綿布為大布而號
其市曰白木廛以至兩稅之賦大布而曰田稅木大
同木布之大者遂為別件物事以此號登於官府文
簿通國行之何謂大布也純素之物稱布帛之文而
綿乃織之大本也不可以絺繡五采其質儉而其色
純有無文之文故曰大布之衣者是也曰完且不貴
善衣之次完且不貴者綿布之謂也大布之衣旣潔
衣也中國三升布雜羊毛於綿而同纖為布者也我
國市人轉賣三升布者獨名青布廛兼賣大布曰大
保六曰門三升以博倍價而白木廛不得察糾者不
核名實之故也中國衰服皆綿布今行道路所逢衰

服者無一麻布所着頭巾亦皆綿布時方夏天膏汗
凝漬拉垂余今所着綿布袂衣中國人閱視之頗珍
其縷績精密多求其深衣之資余問中國何獨無細
織耶皆歎曰中國舉服綾緞綺縠恥衣大布則古聖
人深遠不貴之制閣而不講者久矣故雖為橐為囊
時入機杼而麁莽不堪作善衣之次余問善衣何衣
也答曰善衣者好衣也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上件
好衣為文章以表貴賤夫深衣者貴賤同服男女同
服吉凶同服縫以大布者昭其儉也豈不是善衣之
次乎我東儒家尤重深衣而圖之說之爭辨紛紜袪
袷之間膠守分寸麻綿之間不識何布深衣之大本

大質已乖古法而拘儒俗士莫之辨焉可歎

羅約國書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羅約國假撻上書皇帝陛下
臣聞三皇首出五帝繼作臨御億兆代天立極豈特
中華之有主而抑亦夷狄之無君乎乾坤浩蕩非一
人之獨主宇宙廣大非一人之能專天下乃天下人
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羅約之方城池不過
數百里封疆不越三千里而常有知足之心陛下統
據中原為萬乘之主城池數千里封疆數萬里猶懷
無厭之慾每含并吞之意天發殺氣神號鬼哭地發
殺氣龍蛇遁藏人發殺氣天地翻覆堯舜有道四海

入貢禹湯施恩萬方拱手奏皇數伐匈奴禮化鮑魚
契丹大蹦中土身為帝豝積德則如彼積惡則若此
吉凶禍福相根相條其信如春夏秋冬其暴如雷霆
霹靂可不慎哉順之者未必保其生逆之者未必獲
其殃此人理之外其常而天道所以違其常也臣獨
何心抑首跪膝於順天之府乎雖陛下親率六師之
輕銳往來於水澤之間而相逢於賀蘭山下舉鞭問
平安馬上論天下雲沙萬里虎跳龍躍一雄一雌之
秋也夫戰无兩勝福不雙至不如罷兵休戰解生靈
之疾苦弭兵甲之艱難臣謹當年年奉貢世世稱臣
不然則論文而有孔聖孟賢之經術語武而有太公

孫子之韜略寧肯多讓於中國哉願陛下熟察焉斯
遣大臣多里馬祇謁丹墀恭布赤心誠切戴天感澤
徹地趙譯達東將修別單將此於序班夜以示余書
狀亦來語曰俄見羅約國書乎天下事大惶恐余曰
天下事姑舍是但恐天下元莽羅約國吾於二十年
前曾於別單中見似此文書亦稱黃極撻子愕書先
輩圜坐一讀深以北方爲憂或謂代清者極也今見
此書似無加減序班輩皆江南窶人子羈旅無賴類
作此等危妄語以賺我譯公貴銀兩別單雖許聞見
事件皆是道聽塗說奈何逐年買謊話每行沾僞撰
以備奠重 奏御之資乎愚意則別單中合當商量

去就書狀大以為然趙譯頗分疏余謂趙譯曰君年少不解事我國士大夫白地春秋空談尊攘百有餘年中州人士亦豈無此心乎所以年羹堯查嗣庭曾靜輩指祥瑞為災咎誣治績為疵政鼓扇四海播騰文字有若危亡之機迫在朝夕我譯樂其誕而自愚三使久處深館鬱〻無消遣之資輒招君輩問新所聞則摭拾道途博暢幽襟使臣全不理會掀髯拊箑曰胡無百年之運慨然有中流擊楫之想其虛妄甚矣又況先來軍官晝夜疾馳半是馬上睡夢或陵彼境遺落其為禍患當如何哉書狀大笑且大驚戒趙譯云〻未知其後存拔之果如何耳

佛書

佛氏書初入中國者不過四十二章其後譯佛經者太半作于魏晉間文人之手盛于姚秦熾于蕭梁大備于唐幾與儒家典籍等蓋自上世已有似此学問黃帝廣成子南郭子綦藐姑射山人許由巢夫卞隨務光長沮桀溺未曾譯其人為佛而亦未嘗著有其書故後世但知佛氏之出自夷狄而殊不識中土先有此道也孔子曰吾道一而貫之老子曰聖人抱一乃佛氏則曰萬法歸一所謂萬法歸一與吾儒理一萬殊其守約之旨未始不相似也世間所有佛書都是南華經箋註南華經乃道德經之傳疏彼皆天資

超絶情量卓異豈不知仁義禮樂俱為治天下之大
経哉不幸生值衰季萬目傷心於質滅文勝則慨然
反有慕于結繩之治其如絶聖棄智剖斗折衡之類
皆憤世疾俗之言也三千年来排之者亦不一人而
其言竟亦尚存其書雖存竟亦無爾於天下之治亂
韓昌黎依佛見孟子之距楊墨乃以闢老佛為家計
孟子本領非直距楊墨為亞聖乃韓昌黎直欲火其
書以紬繹聖末知果有火其書本領否也

皇明馬牌

尚瑞院所藏　皇明馬牌深黄無紋綾烏木軸一巻
長二尺四寸廣五尺有咫沿邊刺綉蟠龍中綉鞍具

赤馬一匹制誥　皇帝聖旨公差人員經過驛分持
此符驗方許應付馬匹如無此符擅便給驛各驛官
吏不行執法循情應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準此
洪武二十三年月日字皆黑線刺繡年號上安玉璽
其文曰制誥之寶左旁細書通字柒拾號下方聯幅
安小璽之半又赤馬一匹一軸通字陸拾柒號之青
馬一匹一軸通字陸拾捌號赤馬一匹一軸達字叁
拾號蓋洪武庚午由羣山島發船朝金陵時所賜符
驗四度也又赤馬二匹一軸萬曆二十七年月日達
字拾陸號又赤馬二匹一軸達字拾參號制誥及年
號黑線刺繡四沿螭龍上安璽寶皆同洪武制左傍

細書通達幾字號皆不刺繡似是臨時寫其第幾字
號皆具書印半重出給也洪武通字陸拾柒號青馬
以下八馬皆無鞍勒蓋萬曆己亥遼陽路梗由椵島
至登州下陸以朝北京時所賜符驗二度也每一軸
貯朱漆皮筒鍮錫粧飾更貯鹿皮囊未知當時使還
不爲還納何也抑　皇朝舊例外國使臣由水路朝
天者因爲須給歟今此熱河之行亦有給馬之旨則
似當傳給符驗而道次互違未見其應付勘合之何
樣制度也

哈密王

出東直門向熱河行不栽里皇城脚夫三十餘人扁

搭接武而行回子十餘人殿後面貌獰狰髙鼻緑瞳髮鬚強礫其中两人眉眼明秀服着最華戴朱紅氊笠卷其左右兩簷則前後簷尖銳如未敷荷葉顧眄之際輕佻可笑馬頭單臆稱回〻國太子與之後先作行者三四日時於馬上換烟相吸其動止頗為恭順一日亭午極暑下馬憩路中簟屋下兩人後至亦下馬對椅而坐問我滿洲話否蒙古話否我戲答曰兩班安知蒙滿話即書問回〻來歷一人掉頭視他似全塞矣一人欣然操筆沈思良久纔下一字備盡人間艱難辛苦之狀自稱哈密王指其伴來者亦稱藩王十二部云〻所對全無文理不可解矣問搭来

何物則皆進貢玉器而其中最大者自鳴鍾云所稱蕃王解囊出茶使其從人烹瀹相飲亦勸余一椀意其必異茶也視其香色乃皇城中尋常行賣之物也熱爐鎗椀皆以朱漆皮革為外套纍纍如帶鑄腰帶背負極其簡便矣茶沒先起一鞭跑去明朝又相逢於河邊以漢語問哈密王年紀多少亦以漢語對三十六蕃王尤善漢話合掌二次張其一手稱二十五

按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兀即回鶻也回回者即回鶻之轉聲也高麗史元使高麗人教習畏吾兒語畏吾兒即是畏兀之轉聲也哈密漢時伊吾地唐時伊州地麗末偰遜者回鶻人也仕於

元朝從公主東來因仕於麗朝其仕於 本朝者偰長壽卽遜之子也

徐花潭集

徐花潭先生敬德敎學頗康節有詩若文若干篇无可觀而編入四庫全書中今帝所著

長興鏤板

今之烏絲欄卽古之編竹也古者文字皆以漆書之竹尺以韋編之所謂簡冊其形如烏絲欄孔子讀易韋編三絶者是也漢武帝渡河東亡書五篋張安世誦而錄之其无鏤板可知後世鏤板始於後唐明宗明宗胡人目不知書然其九經鏤板乃在長興

中功不在鴻都石經之下帝歎當時士大夫吉凶之禮有冥昏起復之制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而起復可乎婚姻吉禮也如之何其用於死者乃詔劉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皆鄙俚增損其書不過當時家人所常傳習者即今聚珍板刻字戶部侍郎金簡所監董

周翰朱昂

人於年少時前程甚遠若無可老之日言語間易觸侮老人非但恐少輕薄類不福祿延長不可不慎閔賁成馨男年踰七耋手自接藁里中諸少年名官笑

之曰公猶復百年計耶公曰正為君輩留贈耳其後
公享年九十四諸名官諱日公輒手自摘果以助祭
昔楊大年弱冠周翰朱昂同在翰林兩人時已皤然
每論事楊侮之曰兩老翁以為如何翰頗不堪謂曰
君莫欺老竟當留白贈君昂曰莫留贈他免得他人
還又欺他後楊果不及五旬熱河太學有老學究曰
王鵠汀者教授民家小兒胡三多年十三復有旗下
王羅漢者年方七十三較三多為先甲戌子生講義
於鵠汀每日清晨與三多挾冊後先踵門朝鵠汀鵠
汀或談論無暇則輒轉身屈首於胡童卷受一遍而
去鵠汀曰彼有五孫二曾孫身自日来講義歸而轉

授衆孫其勤實如此然而老者不耻稚者不侮中州禮義之盛日有聞矣而邊末風俗之淳益可見耳一日胡童持一帖硃紙二兩紋銀而來以示余其帖曰敬扵同學庚弟胡轉乞朝鮮朴公子清心元一兩丸謹具薄幣以代羔雁物些情深義重海内余還其銀而覔給二丸所謂同學庚弟胡者胡三多也尤為絶倒然殊自渾厚頗異扵朱昂之毒呪楊大年並記之以為年少侮老之戒

武列河

酈道元水經注濡水東南流武列水入焉濡水今灤河武列水今熱河熱河之稱不著扵經則似是武列

之轉聲其源有三一出武郁利河一出石巴伊臺一出湯泉同會為熱河抱山莊南行入灤河云我使趙程行既入熱河或有自此徑還之議使臣使任譯預講東還路程任譯探於通官通官輩大驚曰山後皆㺚子地方抱鑿亟間而北東繞轉道途間必遇㺚子所刼略俺們中土人無有識此路者雖蒙皇旨自此徑還使臣呈文禮部懇免此路可也任譯更無向人探問處方納問有一老章京曾經行者能歷歷言之而給紙筆使之開錄則目不識漢字仰視天俯畫地手扱沙作山形復截芥為舟渡狀然後操筆疾書乃滿字無解見者覩者皆大笑余偶以此紙示王鵠汀

鴨汀亦不能解以示王羅漢羅漢曰吾雖知之漢字飜錄則難俺隣舍有奉天人來客者似當識此路明日問諸此人詳錄以來也因納紙懷中而去明日果爲詳錄以來自熱河三十里至平臺子三十里至紅石嶺二十五里至黃土梁十五里至西六溝此是承德府交界處有交界碑自此二十里至祥雲嶺三十里至七溝三十里至鳳凰嶺二十里至平泉州三十五里至大廟站平泉州界自此四十里至楊樹溝二十五里至雙廟三十里至宋家庄三十里至建昌縣三十里至長鬍子二十五里至夜不収二十里至以營子三十里至擔杖溝此乃建昌縣界也自此十里

至杏胡子台二十五里至喇麻溝二十里至蝴蝶溝十五里至大營子二十五里至朝陽縣二十五里至大淩河再渡二十五里至蟒牛營三十里至張家營二十五里至蛮子嶺二十五里至石人溝朝陽縣界自此三十里至六臺邊门三十里至崔家溝二十里過義州城渡大淩河出錦州衛由廣寧路云〻

雍奴侯

童子時讀史窃怪漢封寇恂為雍奴侯〻號何限而何必曰雍奴後按雍奴地名在漁陽右北平余曩入燕薊道出漁陽北平今未知雍奴変作何名而儻亦經行其地否也雍奴又藪澤名水經注四面有水曰

雍不流曰奴

嵦

漢書地理志清河郡有嵦題縣余曩遊漠北還入古北口夜宿清河縣今不知嵦題何在而要知清河近境顏師古注嵦古莎字

順濟廟

東西洋考五代時閩都巡檢林顧之第六女生于晉天福八年以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昇仙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宋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廸使高麗中流遇風隣舟俱溺獨路舟神降于檣無恙使還奏于朝特賜廟號順濟今天主堂所畫朱衣女

像飛翻海雲間似爲其神也

海印寺

陜川伽倻山海印寺刱自新羅哀藏王時名藍巨刹多相沿襲號名而此獨不然中國順天府西海子上舊有海印寺 皇明宣德間重建改名大慈恩寺亦廢爲厰我國海印寺乃千餘年舊刹則燕中海印想應在新羅所刱之後也

四月八日放燈

中原放燈在上元夜自十四至十六我國放燈必于四月八日謂佛生辰此似仍麗俗釋迦如來淨飯王之太子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四十

二年壬申太子年十九棄位出家修道至穆王三年癸未成道

五絃琵琶

楊廉夫元宮詞云北幸和林幄殿寬匈麗女侍婕妤官君王自賦明妃曲勅賜琵琶馬上彈按麗史樂志所載樂品琵琶絃五則婕妤所彈斯五絃矣韞光樓雜志

獅子

輟耕錄言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絶類人家所畜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云余嘗至

萬歲山不見所畜諸獸則皆置之西山及圓明諸苑而熱河所見奇禽獸不爲不多然卒不識其名曰見馴熊豢虎類皆帖耳闔眼常作可憐之態尤以未見獅子爲可恨然百年内亦絶無來獻者云

降仙樓

我國成川降仙樓米萬鍾仲詔所書其筆法不下米元章而石癖則過之艮齋筆記房山有石長三尺廣七尺色青而潤仲詔思致之勺園中車重輪馬十駟百夫曳之七日始出山又五日始達良鄕道上工力竭因卧之田間繚垣衛之葺屋覆之有往復報吾之書一時傳爲佳話余遊燕中有以閩人吳文仲所畫

米太僕奇石一卷来賣者一靈壁石一方臺石一英德石一仇池石一兖州石又有跡兆〻石青石黄石皆奇形恠狀有自題湛園詩主人心本湛以湛名其園有時戍坐隱為客閒清罇閒雲歸竹渚落日映松门登臺候山月流輝如睹言萬鍾窗遊四方所積惟石而已則蓋亦名士也東人惟知米元章而不識米仲詔故特記之但未知樹額何緣得到上侯後攷

李榮賢

太學志隆慶元年駕幸國學朝鮮陪臣李榮賢等六員各具本等衣冠赴彝倫堂外文臣班次之次其時叅班當以使价留館何至六員之多也今莫識李榮

賢爲誰家祖先而隨叅諸負又無姓名可攷李先輩萬運多識故事姑録之以待一訪

王越試券

王越試券爲風所飄飛落我國遂以其券付奏年使而中國記載誤以琉球當時以越謂有風力擢居憲職嘗見琅琊湯抄成化間太監王高休沐有兵部尚書某往謁之會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至高良久始出揖諸公坐謂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識高耶且諸公訪高不識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聖人也高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王高

何人敢謂聖人衆惴不能出氣云其時兵部雖隱其
姓名云議難掩則至於王越所謂風力安在

天順七年會試貢院火

天順七年二月舉會試値貢院火監察御史焦顯因
鏁其门不容出入舉子焚死者九十餘人

新羅戶

燕之東北郡縣非但多高麗庄唐總章中以新羅戶
置僑治良鄉之廣陽城

證高麗史

朱昆田竹垞之子也其按元順帝北走駐驛應昌太
子愛猷識里達詷立徙和林改元宣光高麗稱爲北

元辛禑嘗奉其年號時洪武十年也明年豆比仇帖木兒立北元遣使告高麗繇又以改元天元告高麗且見鄭麟趾高麗史則繇順帝而建元者非止宣光矣蓋順帝之稱中國所號而惠宗廟號殘元所謚其後僅識宣光之謚昭宗則天元之立史家之所略而所以據麗史為證也歟

朝鮮牡丹

六街花事云荷包牡丹本草一名朝鮮牡丹花似僧鞵菊而深紫色其以牡丹名者因其葉相類也京師槐樹斜街慈仁寺藥王廟花市恒有之所謂荷包者中國人以綉圓囊相贈遺曰荷包卽囊名也僧鞵菊

未知何狀要之皆草花也既名朝鮮牡丹而我東獨不見何也

艾虎

端午日工曹進宮扇艾虎戒菴漫筆端午賜京官宮扇竹骨紙面俱画翎毛五色線纏繞艾虎云端午艾虎即亦中國舊俗

十可笑

戴斗野談京師相傳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

也我東諺有云官猪腹痛猶言越視秦瘠也其名存實亡漢世孝廉猶然何況後世乎

子規

元至正十九年子規啼於居庸關〻距皇城七十里燕都八景居庸疊翠其一也元王惲以爲始皇築長城時居息庸徒于此地遂稱居庸慕容垂走慕容農出蠮螉塞卽居庸之訛音云余嘗欲一至居庸而往返爲一百四十里則有難於一日中周旋故止焉至今爲恨

慶壽寺大藏經碑 略

國家崇信佛法建大佛寺必置藏經叢天下之工書

者泥黃金繕寫以示其嚴選天下之善鍍者刊美木
傳刻以致其廣京師諸剎日飯僧端坐羣誦撞鍾吹
螺晝夜不絕歲又一再遣使乘驛奉香幣遍天下示
如之斯盡恒河沙界並受其福於摩已矣高麗古稱
詩書禮義之國皇元之有天下也世祖皇帝結之以恩
侍之禮亦最優異父子繼王并列貳館今王 忠宣王
又以聰明忠孝為皇帝皇太后所親幸大德丁巳乃
施經一藏入大慶壽寺歸美以報于上寺為裕皇祝
釐之所於京城諸剎為最古皇慶元年夏六月謂其
為文勒之石王名 璋 好賢樂善有文遠事世祖
以皇甥為世子入宿衛被賞識成宗朝選尚公主大

德末年今上平內難立武宗有功為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嗣高麗國王今上即位策勲加太尉碑程鉅夫所撰也在雪樓集辭多譏諷蓋寓諸外國撰述以微見其志麗史未必見載故截録其略

謊糧臺

未及東嶽廟五里有荒涼臺址也長安客話唐太宗征高句麗嘗屯兵于此虛設囷倉以疑敵人故俗因呼其地曰謊糧臺其說似是、

胡元理學之盛

中國理學之盛莫尚于胡元之世而又有兩異事元
開國之初道士之儒言釋氏之儒行也長春眞人邱
處機字通密登州人長春其號也生于金皇統戊辰
五月十九日貞祐乙亥金主召不起己卯宋示遣使
召之又不起是年五月蒙古太祖自柰蠻遣近侍持
手詔致聘遂赴召踰鐵門関經数十國地萬餘里見
帝於雪山首以一天下者在不嗜殺人為對諫止大
獵則曰天道好生問為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問修
身之道則對以清心寡欲問長生之藥則曰有衛生
之經無長生之藥每召就坐勸帝者皆慈孝之說也
豈非道士而儒言者乎是時蒙古践蹂中原河南北

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与濵死而淂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此出元史又海雲國師名印簡山西之寧遠人也年十一能開衆講義濟衆亡金宣宗賜號通元廣惠大師寧遠城陷與其師中觀皆被執元成吉思皇帝元太祖遣使詔大師曰老長老小長老皆可好自是天下皆稱小長老焉海雲每言于大官人忽都護曰孔子聖人冝世封以祀顏子孟子之後及習周公孔子之學者冝皆免差役以勸服其業從之此見王萬斐所撰九級墖碑文豈非釋氏而儒行者歟茲并録之

拜荆

余嘗過豐润縣其東北有秦王山惟荆叢生相傳唐太宗為秦王時登此山見荆愕然曰此里師援吾句讀時所用扑也下馬拜之荆皆垂首向地如頫伏狀至今猶然云

還鄉河

豐润玉田之間有還鄉河凡水皆東流而獨此河西流燕山叢録宋徽宗過河橋駐馬四顧悽然曰過此漸近大漠矣吾安得似此水還鄉乎不食而去云或曰石少主所命之名而人至今呼之石少主者似是石晉少主重貴而亦為契丹所虜當過此也

桂苑筆耕

唐書藝文志有新羅崔致遠桂苑筆耕四巻而後来著書家引用書目無見焉書亡當久

千佛寺

自密雲入德勝门時路甚泥濘牽羊且塞路不可行遂下馬与洪譯命福入路傍千佛寺少憩佛座繞千蓮〻繞千佛天尊諸佛二十四軀及十八羅漢皆我國所進云此據劉同人景物略為説而殊不識淥水雜識已據喬應春碑為太監楊用所鑄也

熱河日記卷二十一

玉匣夜話

行還至玉匣與諸裨連牀夜話燕京舊時風俗淳厚譯輩雖萬金能相假貸今則彼以欺詐爲能事而其曲未嘗不先自我人始也三十年前有一譯空手入燕將還對其主顧而泣主顧恠而問之對曰渡江時潛挾他人銀事發併己包沒于官今空手還無以爲生不如無還拔刀欲自殺主顧驚急抱持奪刀問曰所沒銀幾何曰三千兩主顧慰曰大丈夫獨患無身何患無銀今死不還將如妻子何吾貸君萬金五年

貨殖可復得萬金以本銀償我譯既得萬金遂大賈
而還當時未有識之者莫不神其才五年中遂致鉅
富乃自削籍譯詭不復入燕久之密囑其所親之入
燕者曰燕市若遇其主顧當問安否須道闔家遘癘
死所親以說謊頗難之譯曰第如此而還當奉君百
金既入燕果遇其主顧問譯安否俱對如所受囑主
顧掩面大慟泣如雨下曰天乎天乎何降禍善人之
家若是之慘耶遂以百金托之曰彼妻子俱亡無主
者幸君還國為我以五十金具幣設奠以五十金追
齋薦福所親者殊錯愕然業已謬言遂受百金而還
其譯家已遘癘沒死無遺者其人大驚且懼悉以百

金爲主顧鶯齋終身不復爲燕行曰吾無面目復見主顧

有言李知事樞近世名譯也平居口未嘗言錢出入燕京四十餘年手未嘗執銀有愷悌君子之風

有言唐城君洪純彥　明萬曆時名譯也入皇城嘗遊娼館女隨色第價有千金者洪以千金求薦枕女方二八有殊色對君泣曰奴所以索高價者誠謂天下皆慳男無肯捐千金者祈以免斯須之辱一日再日本欲以愚館主一以望天下有義氣人贖奴作箕帚妾奴入娼館五日無敢以千金來者今日幸逢天下義氣人然公外國人法不當將奴還此身一染不

可復浣洪　憐之問其所以入娼館者對曰奴南京
戶部侍郎某女也家被籍追贓自賣身娼館以贖父
死洪大驚曰吾實不識如此今當贖妹償價幾何女
曰二千金洪立輸之與訣別女百拜稱恩父而去其
後洪復絕不致意嘗又入中國沿途逐訪洪純彥來
否洪怪之及近皇城路旁盛設供帳迎謂洪曰本兵
石老爺奉邀及至石第石尚書延拜曰恩丈也公女
待翁久遂握手入內室夫人盛粧拜堂下洪惶恐不
知所為尚書笑曰丈人久忘乃女耶洪始知夫人乃
娼館所贖女也出娼館即歸石星為繼室比石貴夫
人猶手自織錦皆刺報恩字及洪歸裝送報恩緞及

他錦綺金銀不可勝數及壬辰倭冠石在本兵力主
出兵者以石奉義朝鮮人故也
有言朝鮮商賈熟主顧鄭世泰之冨甲于皇城及世
泰死一敗塗地世泰只有一孫男中絶色幼賣場戲
世泰時顆朴林哥今巨冨見場戲中一美男子呈戲
心慕之聞其為鄭家兒郎相持泣遂以千金贖之與
俱帰家戒家人曰善視之此吾家舊主人勿以戲子
賤之及長中分其財以業之世泰孫身肥白美鬚無
所事惟飛紙鷂遊戲皇城中
舊時買賣不開包檢驗直以並裝還照帳無少差謬
有誤以全白帽裝送者及帰開視皆白帽也自悔未

閱丁丑丙　國恤反覆倍直然亦彼中不古之徵也
近歲則物貨皆自裝不任主顧裝送云
有言卞承業之病也欲閱視貨殖都執聚諸顆計帳
簿合籌之共銀五十餘萬其子曰斂散煩久且耗請
因以收之承業大恚曰此都城中萬戶命脈也奈何
一朝絶之亟還之承業既老戒其子孫曰吾所事以
卿多獨秉國論爲家計者鮮及三世矣國中之爲財
者視吾家出入爲高下是亦國論也不散且及禍故
其子孫蓄而弊貧窶者承業既老多散之也
余亦言有尹映者嘗道卞承業之富其貨財有自來
富甲一國至承業時少衰方其初起時莫不有命存

焉觀許生事可異也許生竟不言其名故世無得而
知者云映之言曰
許生居墨積洞直抵南山下井上有古杏樹柴扉向
樹而開草屋数間不蔽風雨然許生好讀書妻為人
縫刺以糊口一日妻甚飢泣曰子平生不赴擧讀書
何為許生笑曰吾讀書未熟妻曰不有工乎生曰工
未素學奈何妻曰不有商乎生曰商無本錢奈何其
妻恚且罵曰晝夜讀書只學奈何不工不商何不盜
賊許生掩卷起曰惜乎吾讀書本期十年今七年矣
出門而去無相識者直之雲從街問市中人曰漢陽
中誰最富有道卞氏者遂訪其家許生長揖曰吾家

貧欲有所小試願從君借萬金卞氏曰諾立與萬金
客竟不謝而去子弟賓客視許生丐者也絲絛穗拔
革屨跟顛笠挫袍煤臭流清涕客既去皆大驚曰大
人知客乎曰不知也今一朝浪空擲萬金於生平所
不知何人而不問其姓名何也卞氏曰此非爾所知
凡有求於人者必廣張志意先耀信義然顏色媿屈
言辭重複彼客衣屨雖弊辭簡而視傲容無怍色不
待物而自足者也彼其所試術不小吾亦有所試於
客不與則已既與之萬金問姓名何為於是許生既
得萬金不復還家以為安城畿湖之交三南之綰口
遂止居焉棗栗柿梨柑榴橘柚之屬皆以倍直居之

許生榷菓而國中無以讌祀居頃之諸賈之獲倍直
於許生者反輸十倍許生喟然歎曰以萬金傾之知
國淺深矣以刀鎛布帛綿入濟州悉收馬鬉鬣曰居
數年國人不裹頭矣居頃之網巾價至十倍許生問
老篙師曰海外豈有空島可以居者乎篙師曰有之
嘗漂風直西行三日夜泊一空島計在沙門長崎之
間花木自開菓蓏自熟麋鹿成羣游魚不驚許生大
喜曰爾能導我富貴共之篙師從之遂御風東南入
其島許生登高而望悵然曰地不滿千里惡能有為
土肥泉甘只可作富家翁篙師曰島空無人尚誰與
居許生曰德者人所歸也尚恐吾德何患無人是時

邊山羣盜數千州郡發卒逐捕不能得然羣盜亦不敢出剽掠方飢困許生入賊中說其魁帥曰千人掠千金所分幾何曰人一兩耳許生曰爾有妻乎群盜曰無曰爾有田乎羣盜笑曰有田有妻何苦爲盜許生曰審若是也何不娶妻樹屋買牛耕田生无盜賊之名而居有妻室之樂行无逐捕之患而長享衣食之饒乎羣盜曰豈不願如此但无錢耳許生笑曰爾爲盜何患無錢吾能爲汝辦之明日視海上風旗紅者皆錢船也恣汝取去許生約群盜旣去羣盜皆笑其狂及明日至海上許生載錢三十萬皆大驚羅拜曰惟將軍令許生曰惟力負去於是羣盜爭負錢人

不過百金許生曰爾輩力不足以擧百金何能爲盜今爾輩雖欲爲平民名在賊簿無可往矣吾在此俟汝各持百金而去人一婦一牛来群盜曰諾皆散去許生自具二千人一歲之食以待之及群盜至無後者遂俱載入其空島許生榷盜而國中無警矣於是伐樹爲屋編竹爲籬地氣旣全百種碩茂不菑不畬一莖九穗留三年之儲餘悉舟載往糶長崎島長崎者日本屬州戶三十一萬方大飢遂賑之獲銀百萬許生歎曰今吾已小試矣於是悉召男女二千人令之曰吾始與汝輩入此島先富之然後別造文字剏製衣冠地小德薄吾今去矣兒生執匙敎以右手一

日之長讓之先食悉焚他船曰莫往則莫來投銀五十萬於海中曰海枯有得者百萬無所容於國中況小島乎有知書者載與俱出曰爲絶禍於此島於是遍行國中賑施與貧無告者銀尚餘十萬曰此可以報卞氏往見卞氏曰君記我乎卞氏驚曰子之容色不少瘳得無敗萬金乎許生笑曰以財粹面君輩事事爾萬金何肥於道哉於是以銀十萬付卞氏曰吾不耐一朝之飢未竟讀書慙君萬金卞氏大驚起拜辭謝願受什一之利許生大怒曰君何以賈豎視我拂衣而去卞氏潛踵之望見客向南山下入小屋有老嫗井上澣卞氏問曰彼小屋誰家嫗曰許生員宅

貧而好讀書一朝出门不返者已五年獨有妻在奈
其去口卞氏始知容乃姓許歎息而歸明日悉持其
銀往遺之許生辭曰我欲冨也棄百萬而取十萬乎
吾從今係君而活矣君數視我計口給粮度身授布
一生如此足矣孰肎以財勞神卞氏説許生百端竟
不可奈何卞氏自是度許生匱乏輙身自往遺之許
生欣然受之或有加則不悅曰君奈何遺我灾也以
酒往則益大喜相與酌至醉既數歲情好日篤嘗從
容言五歲中何以致百萬許生曰此易知耳朝鮮舟
不通外國車不行域中故百物生于其中消于其中
夫千金小財也未足以盡物然析而十之百金十亦

足以致十物〻輕則易轉故一貨雖絀九貨伸之此常利之道小人之賈也夫萬金足以盡物故在車專車在船專船在邑專邑如網之有罟括物而數之陸之產萬潛停其一水之族萬潛停其一壑之林萬潛停其一〻貨潛藏百賈皆涸此賊民之道也後世有司者如有用我道必病其國下民曰初子何以知吾出萬金而來吾求也許生曰不必君與我也能有萬金者莫不與也吾自料吾才足以致百萬然命則在天吾何能知之故能用我者有福者也必富益富天所命也安得不與既得萬金憑其福而行故動輒有成若吾私自與則成敗亦未可知也下民曰方今士

大夫欲雪南漢之恥此志士搤腕奮智之秋也以子之才何自苦沉冥以沒世耶許生曰古來沉冥者何限趙聖期拙修齋可使敵國而老死布褐柳馨遠磻溪居士足繼軍食而逍遙海曲今之謀國政者可知已吾善賈者也其銀足以市九王之頭然投之海中而來者無所可用故耳卞氏喟然太息而去卞氏本與李政丞浣善李公時為御營大將嘗與言委巷閭閻之中亦有奇才與共大事者乎卞氏為言許生李公大驚曰奇哉真有是否其名云何卞氏對曰小人與居三年竟不識其名李公曰此異人與君俱往夜公屛騶徒獨與卞氏俱步至許生卞氏止公立門外獨先入

見許生具道李公所以来者許生若不聞者曰趣解
君所佩盡相與歡飲卞氏附公久露立數言之許生
不應既夜深許生曰可召客李公入許生安坐不起
李公無所措躬乃叙述國家所以求賢之意許生揮
手曰夜短話長聽之太遲汝今何官曰大將許生曰
然則汝乃國之信臣我當薦臥龍先生汝能請于
朝三顧草廬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願得其次許生
曰我未學第二義固問之許生曰 明將士以朝鮮
有舊恩其子孫多脫身東来流離惸鰥汝能請于
朝出宗室女遍嫁之奪李貴金瑬家以處之乎公低
頭良久曰難矣許生曰此亦難彼亦難何事可能者

最易者汝能之乎李公曰願聞之許生曰夫欲聲大
義於天下而不先交結天下之豪傑者未之有也欲
伐人之國而不先用諜未有能成者也今滿洲遽而
主天下自以不親於中國而朝鮮率先他國而服彼
所信也誠能請遣子弟入學遊宦如唐元故事商賈
出入不禁彼必喜其見親而許之妙選國中之子弟
薙髮胡服其君子往赴賓擧其小人遠商江南覘其
虛實結其豪傑天下可圖而國恥可雪若求朱氏而
不得率天下諸侯薦人於天進可為大國師退不失
伯舅之國矣李公憮然曰士大夫皆謹守禮法誰肯
薙髮胡服乎許生大叱曰所謂士大夫是何等也産

於彝貊之地自稱曰士大夫豈非騃乎衣衿純素是
有喪之服會撮如錐是南蠻之椎結也何謂禮法樊
於期欲報私怨而不惜其頭武靈王欲强其國而不
恥胡服乃今欲為　大明復讎而猶惜其一髮乃今
將馳馬擊劒刺鎗彈弓飛石而不變其廣袖自以為
禮法乎吾始三言汝無一可得而能者自謂信臣信
臣固如是乎是可斬也左右顧索劒欲刺之公大驚
而起躍出後牖疾走歸明日復往已空室而去矣
或曰此　皇明遺民也崇禎甲申後多来居者生
或者其人則亦未必其姓許也世傳趙判書啓遠
為慶尚監司巡到青松路左有二僧相枕而卧前

騶至呵之不避鞭之不起衆捽曳之莫能動趙公
至停轎問僧何居二僧起坐益偃蹇睥睨良久曰
汝以虛聲趍勢得方伯乃復爾耶趙視僧一赤面
而圓一黑面而長語殊不凡乃下轎欲與語僧曰
屛徒衛隨我來趙行數里喘息汗流不止頗少憩
僧罵曰汝平居衆中常大言曰披堅執銳當先鋒
為 大明復讎雪耻今行數里一步十喘五步三
憩尚能馳遼薊之野乎至一巖下曰樹為屋積薪
而寢處其上趙渴求水僧曰此貴人又當飢也出
黃精餅以饋之屑松葉和澗水以進趙嚬蹙不能
飮僧復大罵曰遼野水遠渴當飮馬溲兩僧相持

痛哭曰孫老爺孫老爺問趙曰吳三桂起兵滇中江浙騷然汝知之乎曰未之聞也兩僧歎曰身為方伯天下有如此大事而不聞不知徒大言誇官耳趙問僧是何人曰不必問世間亦應有知我者汝且少坐待我〻當與吾師俱來與汝有言兩僧俱起入深山少焉日沒僧久不返趙待僧至夜深草動風鳴有飛鬪聲趙公大驚幾絶已而衆明燎炬尋監司而至趙狼貝出谷中久之居常悒〻恨于中也後趙問于尤菴宋先生先生曰此似是明末總兵官也常作我以用他者何先生曰自明其非東國緇徒也積薪者卧薪之義也哭必呼孫

老爺何先生曰似是太學士孫承宗也承宗嘗視師山海關兩僧似是孫之麾下士也

曰大畧以亂髮配貨殖而中有重峯封事柳氏隨録李氏僿說所不能道者行文尤跌宕悲憤鴨水東有數文字

熱河日記卷二十二

金蓼少抄

吾東醫方未博藥料不廣率皆資之中國常患非真以未博之醫命非真之藥宜其病之不效也余在漢北問大理卿尹嘉銓曰近世醫書中新有經驗方可以購去者乎尹卿曰近歲和國所刻小兒經驗方最佳此出西南海中荷蘭陀又西洋收露方極精然試之多不效大約四方風氣各異古今人禀質不同循方診藥又何異趙括之談兵乎正續金陵瑣事亦多録入近世經驗又有蓼洲湯録又茗翡艸木注橘翁

草史略寒溪胎教靈樞外經金石同異考岐伯侯鯖醫學紺珠百華精英小兒診治方俱近世扁倉所録京師書肆中俱可有之余既還燕求荷蘭小兒方及西洋収露方俱不得其他諸書或有越中刻本云書肆中俱不識名目偶閲香祖筆记得其所録金陵瑣事及蓼洲漫録其元書未必皆醫方而貽上所録俱係經驗余故拈其數十則録之餘外誌记及古方雜録之載筆记中者僅為抄録目之曰金蓼小抄余山中無醫方僅無藥料凡遇痌瘧卒以臆治而亦時偶中則今併録于下以補之為山居經驗方燕岩氏題

物類相感志山行慮迷握蠹蟲一枚于手中則不迷

矣
游宦记闻記程沙随治腎虚腰痛方杜冲酒浸透炙
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又记治食生冷心脾痛方
用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盞煎取汁去滓入平胃散
三錢再煎熟服又沙随常患淋日食白東瓜三大甌
而愈
江隣幾雜志及候鯖錄俱言古藥方一两乃今之三
两隋合三两為一两
楓窓小牘记東坡一帖録足疾用威靈仙牛膝二味
為末蜜丸空心服神效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

臍上水從便出卽愈

治嗽騐方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淸酒同硏入砂礶內煮令爛熟自黃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向南桑條一束每條寸折納鍋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渴卽飮之

宋孝宗食蠏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新採藕節硏細熱酒調服果愈

治眼病生赤障者用白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露中一夜曉取肉化爲水滴目則障自消

骨鯁用大涎穀芒用鵝涎灌之卽愈

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鴨血灌之卽差

耳聾暴症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滴耳中聞聲即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傷用獨殼大栗研乾末付之立愈

治喉痺乳蛾用蝦蟆衣鳳毛草擂細入盐霜梅肉煑酒各小許調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鵞毛刷患處吐痰即消

惡瘡腫毒初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為細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傳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從瘡頭傳之

筆記云宋時經山僧行園為蛇傷足一叅方僧為治之先汲淨水洗之易水數斛令腐膿敗肉悉去瘡上

白筋見乃挹以軟帛以藥末匀糁瘡中惡水泉湧明日净洗傅藥如初一月毒盡肉生平復如舊其方乃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小許見談藪

治血山崩當歸一兩荆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服立止

撫州商人病痢危甚太學生倪某用當歸末阿魏丸之白滚湯送下三服而愈

又治痢方黄花地丁擣取自然汁一酒盞加蜂蜜小許服之神效

濕痰腫痛不能行莃薟草水紅花蘿蔔英白金鳳花水龍骨花椒槐條蒼术金銀花甘草以上十味煎水

蒸患處水稍温卽洗之

治小腸疝氣烏藥六錢天门冬五錢白水煎服神效

治小便不通芒硝一錢研細以龍眼肉包之細嚼嚥下立愈

治瘤方用竹刺將瘤頂稍〻發開油皮勿令見血細研銅綠小許放撥開處以膏藥貼之

接骨方土鼈用新瓦焙乾半兩錢甘淬次自然銅乳香没藥菜菔子仁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下上體傷食後服下體傷空心服

治疫頭面腫方金銀花二兩濃煎一盞服之立消

針入腹用櫟炭末三錢井水調服卽下又方以磁石

置肛门外引下

荆芥穂為末以酒调下三錢治中風立愈

治走馬疳用瓦甏子比蚶子差小用未経塩醬者連肉煅燒存性置冷地用盞盖覆候冷取出碾為末滲患處又一方馬蹄燒灰入塩小許滲患處

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烟上熏之即起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灸痛〻者灸不痛即止

小兒耳後生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為末麁者熱湯

洗之細者香油調擦

兩廣雲貴多有蠱毒飲食後咀嚼當歸即解

葉蒲州南岩傳治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菜擣汁和石灰杵熟為餅用傅瘡處血即止即骨破亦可合奇效

薏苡一名簳珠

癸辛雜志云治喉閉用帳帶散惟白礬一味或不盡驗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細研以釅醋調灌有鈴下老兵妻患此垂殆如法用之藥甫下咽即大吐膠痰數升立差又治眼障用熊膽少許以淨水畧調盡去筋膜塵土用冰腦一二片癢則加生薑粉些

少時以銀筋點之奇驗赤眼亦可用
閩小記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惟紅者最難得白者
能治痰疾紅者有益小兒痘疹
唐太宗病痢諸醫不效金吾長史張寶藏進方以乳
煎蓽茇服之立差
周公謹述括蒼陳皮言治痘瘡色黑倒靨唇口氷冷
方用狗蝇七枚擂碎和醅酒少許調服移時即紅潤
如瘡冬月蝇藏狗耳中
治痘毒上攻内障方用蛇蜕一具净洗焙燥再用天
花粉等分細末之取羊肝破開入藥末于内麻皮縛
定泔水煮熟切食之旬日即愈

卒然中暑氣悶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
汲水和之濾去滓灌之即蘇　見避暑錄
楓樹菌食之則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以冷
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漿可療諸菌毒
香祖筆記曰黄生某廬州人遊于吾郡偶以偏方療
疾皆效記其三治積痞方用大草麻去其殼一百五
十箇槐枝七寸香油半觔二味同入油內浸三晝夜
熬至焦去渣入飛丹四兩成膏再入井中浸三日夜
取出先以皮硝水洗患處貼之治痔方便後以甘艸
湯盪洗過用五棓子荔枝艸二味以砂鍋煎水盪洗
荔枝艸一名癩蝦蟆草四季皆有之面青背白麻紋

鬉〻奇臭者是也治血崩方用豬鬉艸四兩童便清酒各一鍾煎一鍾溫服豬鬉艸如莎艸而葉圓淨洗用之

王介甫常患偏頭痛神宗賜以禁方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首滴入鼻竅左痛則灌右竅右痛則反之

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沈存中良方所載即金銀花也又曰老翁鬚本草注忍冬羣芳譜一名鷺鷥藤一名金釵

謝在杭文海披抄云鼠瘕黃龍浴水治之應拜蟲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膈食蟲藍汁治之

人面瘡貝母治之

武昌小南门獻花寺老僧自究者病噎食臨終謂其徒曰我不幸罹斯疾胸间必有物為祟沒後剖視乃可入歛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箸形取置経案久之有兵帥借寓從者殺鵝其喉未殊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鵝血淺骨〻立消後其徒亦病噎因前事悟鵞血可療數飲之遂愈因廣其傳以方授人無不愈者

治難産方用杏仁一枚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用蜂蜜黏住外用麪蜜為丸滾白水或酒呑下此方乃異僧所傳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煑用止水則不驗

見人蔘譜
談圃記曹魯公七十餘病痢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
臘茶服之遂愈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
張鐸僉事言鴿能辟小兒疳氣當多置房養之清晨
令兒開房放鴿其氣着面則無疳氣
倦遊録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米用東
壁黄土炒過煑為膏服數服即消程沙隨病此稼軒
以方授之亦效
文昌雜録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鯁法以倒流
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面東誦元
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小許即差

治水疾槽槳交戛處刮取小許艎底壓土和舵工掌垢為丸鹽湯吞下三丸神效

附

面上水瘡俗號武射莫為治方秋海水洗立消無痕余從弟綏源履仲八九歲時滿面水瘡百方無效有魚姓老嫗教洗八九月海水裁洗立效

余十一二歲滿面鼠乳癜眼睫耳輪尤甚纍纍如黏飯顆照鏡輒大啼恚百方無效時方春夏難尋秋海水取鹽井水泡和水數洗自乾神效余廣其傳無不收效

王鵠汀僕鄂哥年二十一貌頗佼好方患痢苦劇

鵲汀问余请教贵國太醫余曰不須问壁掘土濕處得蚯蚓數十條入白滚湯取汁煩渴引飲以此水多飲之當有效鵲汀立試之即差

有穆生者方患瘧鵲汀引生示余請方余言露薑汁穆稱謝而去翌日還程未知試此收效否也盖露薑汁治瘧良方取生薑一角擣取汁露置一夜日出前東向坐嚥下屢试屢效

口外人多瘧女子尤甚余授鵲汀一方曰瘧若是痎核則每飯時先抄一匙置掌中團握飯畢以鹽小許入掌中飯以拇指擣爛貼之久〻自潰飯用粳米飯

催產方取萆麻子一箇擣傅足掌中湧泉順產產後湏即去之若忌未即去恐生帶下

壯陽方取秋蜻蜓去頭翅足研極細泔水和丸三合能生子一升老人能媚少姬已上書典王鵲汀